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玉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驗因置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雲飛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眞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琯
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
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
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眞人陳翠虛授以
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
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
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頽哲人萎矣兩楹
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
文公七十一年玉潔氷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灤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惟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其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別而去嘉定已亥詔封紫淸明道眞人

法冠儒師

當陽縣極眞萬壽宮髮冠儒姑封悟玄參化妙靖

眞人寓迹之所也然眞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洞槐上未幾寓西郊裴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嬭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峄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葢眞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巹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為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幄横生洞脊洞深叵測眞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偪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媟之俄而媟者

若空懸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楨其竈隱於民家也
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眞人有辟穀術日惟
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洴澼或代執爨皆
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
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
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石函長三丈其上鏨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

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愼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敎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諲也謂吾開真人石函于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爲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即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黄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叟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晉宋相南

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為副屯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廷正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翁乃為大將卜居隱偃巖之旁今曰大將村為小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曰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刃劒之地曰劒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曰文徵辟二將餞之於鵞山之陽文徵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役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十餘日乃止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騫之頭骨瘞之山嶽華山西峯陳希夷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眞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

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為之無異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秘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即下一日有人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艷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録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餼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舶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

出焉爲毒蛇所嚙遂刄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
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
益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
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
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
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
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
棹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既入襄西
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劒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劒不可取有龍高二尺許而環劒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劒吾之三寶今也旣亾環劒汝將何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濵乃命廻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深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

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僊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逸使謩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讌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昬曀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以爲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詣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兹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兹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悋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幷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誦經史僊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旣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是册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公李曾此孽
敢不畏夜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萱姆即士誠妹
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
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
金雞墩萱訛以姬爲雞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
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
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侑以美器道人執𩔗其一允姝不爲意遇之加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歸其器絕類昨𩔗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葢道人業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鬬咸竊驚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爾我可學乎曰子有奇氣與時嘗奏大對爲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别去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蠧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内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簀待櫬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賫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

鼓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湖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即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雖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

饒正巳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閹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覩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巳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爲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砰轟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北公卒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爲本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栲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即此一節其賢于前後相君多矣朱後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即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酢致慇懃因搆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屨時及厭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劒乘雲而去蓋呂倦也　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開之長老謂在朝文臣玉帶至六者即生得失有爭　今上即位之元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三月即絕粒月惟飲水一盂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杯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歛
歛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
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
化降生任重尚懷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
皆異之属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晩無子
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于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
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殿而治純孝爲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皆驚起憲使張公遽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僊去某未之信令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門者言此人戴古氊笠青綃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遥識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夯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不可即起別去一僚曰問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不來汝則要來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繼來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訃數月

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覔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狀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與南都劉禮部尚書李公長春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于李生自成都試還盛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焉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爲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兩川皆傳與齡實僊去未嘗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弁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

探幽凡数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開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萊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又三日率衆訊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姓萊蕎並種後大旱四十日前苗盡槁久之忽霑

雨無常祜禱無一生者而萊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萊鵰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詎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與雨霈而獨無霄掚凝坐不動曰龍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月從如皐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路傍蓬跣襤褸寒顫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爇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臥天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癥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贊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癯而長烏巾布袍挾一橐囊中雙敝屣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服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效如捕風客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兎角其若
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
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閒用諸奇
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擣治藥成味極苦惡
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閒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
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數
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汚
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韈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既服
藥久之覺上瞼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

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飦粥盲人微先生惠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
客笑領之乃授一冊書皆服方其用藥神奇與古
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
上游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
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篝燈作
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僊爲
主祀于室動止必祝頗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
訪其名實之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

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

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

生索水噀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

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

人不識人不識眞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

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

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

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覽多所題詠云

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株翠葢亭亭樛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暉映遠近歷歷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雞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

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葢眞有道者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巧揭背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刼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䘏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即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肉芝

孝豐南郊有朱姓者治圃爲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尚有血痕朱駭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土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

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饑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麪下咽甚適衆爭啖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猶能誤人飢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僧襯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在恐不足爲重輕也

全眞教

近日有全眞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眞之名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皁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

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趣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益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盖馬端臨之說如此最爲精當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眞僊應大臣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徒訟言爲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僊目之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蔡而悅之一月來赴形貌既聳機辯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爲師不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眞僊日

夕大嚼每一餐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鍾離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那病一友曰見此翁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憒憒若不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迷行或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罷祭典歸家卒

符籙

此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眞人尚世襲至我
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之術 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眞突起歷張眞人之

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爲德士　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美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

者此其分量可見葢後世神僊之說雖原本道家

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

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醲厚團作一

塊于人為三皇為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于教

為孔子為釋迦為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

迸散于奇葛態莫知底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

難收拾且為所使矣

孔子為水精子繼周為素王緯書 一曰元宮上仙酉陽

雜組 一曰太極上眞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眞君

太平廣記 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 造天地經 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爲月明儒童 俱清淨法行經 一曰月明時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 已見卮言後夏馥亦爲明晨侍郎見仙鑑 一曰與卜商皆修文郎 見太平廣記後樂子長亦爲此官見仙鑑 仲由在唐爲韓滉 太平廣記 施存在漢爲壺公 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眞誥及卮言然衛覽兩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 酉陽雜俎 又爲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爲釋迦 見化胡經

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叅會衆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皥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

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黄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吴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淸淨法行經亦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玄妙篇云初生時名玄錄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道於老君廼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恭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叅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梟亭山爲武林左托南瀕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有石磵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有老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眞堂中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爲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各二于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月有絲竹聲非人間所有起窺窻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窻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為幸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曰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大奮起爭之搏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傳已久謂其年礀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鶴翅皆黃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驟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迎接所謂海門一點
巽峯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故稱禽鳥後有飛鶴墮羽嘗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鎩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卜占曰骨格
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
其中魚鳥日夕相親郎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

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渡海鶴飛還倏然只閑關幻軀元不着去住總開閒雎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涉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

湖上朱國禎輯

虜衆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𩣡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
益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
細李喜孫荆㴱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
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
緣路濼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
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頹河塞内水
輒瀦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食餘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即償且以朽幣抵之瑤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　題奏乃以馬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援所鎮撫仍坐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側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酋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　勑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黄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

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黄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

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既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

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

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

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黄酋之長子也從此與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　吉那吉首克歸欵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裏布三十疋此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既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
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絲綾使者奉所　賜經像
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隆汙使
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犂受報無央酋聞輒搖首咋舌胡騎

數萬環以聽大僧梵唄層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西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紬絹巾帨紅結紛縹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戔供佛飯僧皆設大齋犒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　國法乎曰中華　國崇大於佛法也使者國人人倆馬數十蹄爲禮

耗雄心

王鹽川司馬云俺答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役虜中得西僧輒奉爲活佛中國因而縻之儘得其力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此好淩浮成俗虜性彊變爲弱中國慈則變而險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𢃄用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　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法王殿其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爲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𧶽送番供等物時左

右近李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矦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内庫黃金爲之一罄勑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𦪇艞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傷取

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値銀二十萬
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
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
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
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
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
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葦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酗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稗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䭾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强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客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會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恫疑未可驟止閤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堠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即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即提兵往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候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斬并及其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斟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為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攺推結倶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眞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葢
一叅將曾守邊者爲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衢童卯謠于道求其故知
爲土地神所浜因諭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三

曰鄧賧詔今鄧川州 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次河之地 五曰蒙巂詔今麗江府 六曰蒙舍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欸有犯者家立碎八畏之甚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誤用者至作爲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爲牛凡幾十幾里則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壹埋至數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即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獞固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　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即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漬紙曬乾爲券三年

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議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即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　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閫猶乾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壁星欲

取安氏爲功也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黎將倖功開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茂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

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爲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

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

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

歸之寨酋爇香頂受齎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

効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幞頭束帶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藝棚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

樹鰲山綵棚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
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前櫺
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
秋丁祭俱用　朝廷須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
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
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偰斯宣諭齎命
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晄為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非其人必為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妹溺海唐王勃事與歿江楚屈乎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

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

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陛位正東

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

報盖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懟無聊故襲道

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

武之地君固亦非封疾之相盖希元貌侵詘之也

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僚以聞後赦登庸爲都統使惟僚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小小職銜耶即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四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悶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瀟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

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盖蘇文

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

外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嵗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

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

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巳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饟廪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薪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窻玲瓏開爽
明豁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
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
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
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
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
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黄屋二

層上安　詔勑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艀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銃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舡後從陳俶之奏共二舩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𤘡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衛卒兩行蹕結趺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為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賫勅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即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勑立其國人日提婆苔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剌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僞勑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鞫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

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孫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苔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苔謝恩使至併審其情僞別處之璒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聳海外奇珍貢我不

勝而死盡除内患這達子儘有筭計關白遣清正

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儒者爲封貢之

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入山東十萬入天津將如

何余在家聵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戳窩穴即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盃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國大矣分八枝兵攻𢟍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儆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渼小水也要隄備況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細孫盧在海邊搔擾透入内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荊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閒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詭言大與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棄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柘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甲用鐵搊與倭遇即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搊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栝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舁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緒巡城瞥見驚呼誠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戳之銅隆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爇營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員而小色黜黑知為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為督撫于見羅材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兵未至白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縋出募通泰沙上敢死士三千縋入給兵仗夜半縋出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躡盡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膽勇汎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為賊
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
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
年既被執時時陽為好語媚賊賊甚親信之又業
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
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
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
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換柁飽帆
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為娼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割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嘖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剝去得賞葢皆勇士所殺也爲塟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畋徼

遇吉衛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
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
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阿奇支
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
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攻天正
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閤王以所養子孫七
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
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内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
其位於家康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鬬賴兵敗走入
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
家康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
民住屋一緺濶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
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
買爲賊毎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
多用湯日只二飱以苦蔘擣入米汁爲醋其地多
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纊九月以後卽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綠紗跣于雪中不惜其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决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余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鬬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黄與參遣義民董伯起出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於手舘頭施七回言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三人十六夜自舘頭開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横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䑸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澚一泊布袋澚二澚相連逢橋俱卸但
掠定海白艕船藏南麂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麂船張
帆來拖七日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旣討海人
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
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二人徧
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
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
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
來鬧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
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
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機國
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
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决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
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
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 國矣卽索網巾
于倭得之又索衣苜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
等借衫遞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
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
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吽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郎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郎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夷刀或以刀作銃盻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討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爲最
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
兵船至我殴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
兵者謂漁船也葢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
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
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
長良有司約束隷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所謂點閘團操迎送朔望祗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

詩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
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問以詰其子孝若曰舜
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
升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絲一
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牘張耀以
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
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
不可得間有識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
胡少保傳極爲詳贍若其訂録數欵惟王江涇之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懋方為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日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　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賁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殲倭于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責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即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　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珫代經尋以珫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趙公僉都御史代天
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吉新
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
願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
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齎洲等賫文以往公
寄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
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船主原徽州人因
令養子毛列𡚱衆邀洲等至五島諭以故洲等奉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還軍門吾與將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

將擒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卻桑山屯于山巔

公奉　古賚冽等金幣且令旧諭亟早歸順冽感

激因送商倅夏正齎牽卻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陶遶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王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摽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覘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諜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縱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賊遁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䘏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爨無所湧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

宜勒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盡既敗報踵至　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出題誘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即當以宗憲代而專恀自用推舉周珫珫老悖致殘倭復熾　上大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號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論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　公授討把總張四維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鷞撫福建公兼兩浙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舢艫擁驍倭突進舟山涔港任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奏奏　明旨許其寛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哨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騃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騈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滶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　朝公念滶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

臥內爾其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供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閒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夜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𠯈𠯈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即于榻前告行夜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棊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要夏正為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即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于 朝又為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 上意非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 上萬勿宣之 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為媒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 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潋葉宗滿來杭潋等以候　旨爲辭而客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　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客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涔港諸酋復叛朱尚禮先鬬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日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戛不全勝也時及汎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陁遁烏沙門或自峒嶕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錢𥧌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涔港奔沈家門援之又從響礁門出旋礁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
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
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
舵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
二百五十洗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
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
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
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
厰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二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拒之于崇明
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
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没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夾闘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儻新尹任事潮可不征調而强矣會江陰趙

大河等義烏謁制府郎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
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
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
法訓練爾輩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
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
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
例　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
閩寇告急檄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潮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猝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遼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建疏辭尋卒　上憐其功免勘